粥暖西山

□曹景广

一碗米香浸岁月，红魂一脉贯星河。
曾伴先辈踏风雨，今携初心暖山河。
粥里藏着家国情，薪火相传永不涸。
我辈重叙当年事，更期少年添薪火。

落叶是大地的掌纹

□苏惠芝

这是一枚普通的绿叶
听到早春的雷声
在禁锢的树杈中觉醒
攀爬在阳光垒起的阶梯
又经历了细雨的叩问
在颤抖中努力将自己舒展
扬起点点嫩绿的生命之帆
用懵懂的目光
探索着这缤纷的世界

这是一枚普通的树叶
没有花的鲜艳和芬芳
却用自己的青春去融入世界
油亮极绿是绿叶的本色
傲然挺立在枝头林间
不管是风和日丽
还是狂风暴雨
从不争宠也不邀赞
呕心迸发出叶绿素的激流
双手放飞一只只信鸽

这是一枚普通的绿叶
护佑着小小的果实
每天不停地燃烧自己
从不懈怠，毫无怨言
将光合作用的精华
输向最美的心愿
当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
采摘过后，西风逼近
绿叶也露出疲惫的笑脸
随风飘落成大地的掌纹
期待捧出涌动的春色

或读书，或种苹果

□张玲玲

教室里，多媒体大屏正滚动播放，
我饱蘸果香，
在黑板上写下诗行——
“栖霞苹果甲天下，秋日红透半面墙”。
窗外，白杨树叶翻卷着秋光，
风用彩笔，
把孩子们的世界染成金黄。

琅琅书声，长了翅膀，
穿过窗户，飞越山岗。
“红富士”缀满枝头换了浓妆，
“雪娃娃”的甜香即将在舌尖绽放。
黑板上的诗行，
忽然跳跃出苹果香，
歌声把诗行牵出了湖蓝色的院墙。

我想把课堂搬到山岗，
让孩子们在苹果树下欢唱，
再闻着果香与果农拉拉家常。
课本里的知识变得生动闪亮，
孩子们的眼里突然有了光，
把丰收的甜扯得越来越长。

我和孩子们蹲在树旁，
把丰收的喜悦写进诗行。
摘下丝丝缕缕的香，
和诗行一起装进大自然的课堂。
风掠过树梢，
把歌声和笑声揉成陈酿，
醉了秋光，醉了心房。
读书，让梦想插上了翅膀，
种苹果，让家乡改变了模样。
科技的光，点亮田垄山岗，
乡村振兴，知识就是力量。
或读书，或种苹果，
为家乡赋能，
让栖霞苹果的甜香遍每一寸远方。

相及风马牛

□刘志坚

“风马牛不相及”，此话听了太多年。仿佛风、马、牛三者天生就在不同的世界，连影子都不应该重叠。可若是蹲在农田边细想，或是往山野深处多走两步，便会发现，那些被“不相及”框住的关联，早就像草叶上的露水，悄悄地打湿了裤脚。

先说风与马牛的缘分。农耕时代的田垄间，春风不只是吹开桃花的，它还把暖湿的气流吹成雨水，跌落于山野，让草木抽芽。如此，牛就有了青草可啃，马也有了灌木可嚼。落雨的田地湿润松软，牛马拉着犁耙也能走得轻快；如果风懒散懈怠了，牛马们只能拖着被干草填得半饱的草包肚子，或是套在绞水车上车水泼地，或是驾辕拉车驮着水罐到地里抗旱，蹄子踏过干裂的土地，扬起的灰尘都带着焦味儿。

牧人放牧，最关心的就是风向。晨起，看风把云彩吹向了东方，便知道该赶着牛群、马群去往西边的草场，因为风已经清空了那边的雨云，吹干了湿重的露水，还顺便赶跑了烦心的蚊虫，牛马们想不长膘都难。在风的指引下，牛儿慢慢地踱着，马儿轻快地踏着，三者一个也不能少。少一个，日子都不算圆满。

到了晚秋，西风裹着霜气吹刮而来，就是跟牧人捎信儿——该给牛马准备过冬的草料了。于是，人们忙着把苜蓿、黑麦草、玉米秸秆或晒干打捆或青储入窖。而给自己搬运粮草，牛马们再苦也是乐滋滋的，甘当主力。若遇到凑热闹的拖拉机喧宾夺主地驶过，牛会不屑地斜一眼，继续不紧不慢地走，而马就会忍不住咴咴嘶鸣几声，不知道是感谢还是嘲讽。此时，风与马牛，拴在了同一根绳儿上。

城里的人少见马牛，可穿的皮靴来自牛的皮，骑的电动车唤作小电驴，也算马的同族。骑着它披星戴月地上班，远没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潇洒，于是，便戏称自己是不吃草料的牛马，但风还是如影随形的。春天吹得丝巾蒙面，秋天刮得灰头土脸。即便回到家洗漱之后，又有了市民相，可风还是会从窗缝里漏进来拂过肌肤。如若追根溯源，这风或曾吹过牧场上的草，或裹挟过马的鬃毛，或在牛粪上旋转过一小会儿，然后一路闲逛，叩开千家万户的门。人与万物的联系本就像一张网，风是网线，马牛是网结，看似离得远，其实早被网在了一处。

古人“风马牛不相及”的典故，是为了强调“远”，进而通过饶舌规避战祸。可当今世界哪有真正的“远”？我多年未见的玩伴马乘风，早上在非洲津巴布韦拍的视频，不到中午我就在抖音上刷到了。就像此刻我写这些字时，窗外的风正吹过楼下的树，而多年前在乡下，我曾见过牛在树上蹭痒，马在树下甩尾，我和马乘风在拽马尾毛做捉知了的扣儿。风记得树的模样，树记得牛马的温度，那匹老马如果不死，一定也记得我们的调皮……我记得的这些说明，风、马、牛，连带着人的记忆，早就在时光里“相及”了。

所谓“不相及”，不过是没有把目光放得再远些，没有把心思想得再细些，或者是懒得琢磨这些与吃饭无关的事体。倘若肯多瞧一眼，便会发现：风里有马牛的气息，马牛身上有风的痕迹，而我们，都在这“相及”里，过着热气腾腾的日子。

夜半又念邻里情

□刘文武

入冬了，漫漫长夜，我久久不能入睡，一时间便想起了邻里相处的那些往事。

房改前夕，我在单位最后一批福利分房中，一家四口分到了58平方米的新楼房。在职工住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能分到这样一处房子，真是幸运，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见了朋友，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他们：“我分到新房了。”

新邻居虽说都是一个单位的，但彼此之间都不是很熟悉。那时候家庭负担重，孩子小，我们这些人都是家庭的主劳力，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家务，很少有时间在一起说说谈谈，出门见了面不是点头微笑就是“吃饭了”“下班了”，而后擦肩而过，各忙各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逐渐熟悉了。那时候蔬菜供应还很紧张，家家户户都要储备一些过冬的蔬菜。这期间，如果有人发现哪里有质量好又便宜的菜，就会在楼道里喊几声。大家听到喊声后，有时间的自己买，没时间的邻里也会帮着买。就这样，从帮忙买大葱、大蒜、大白菜开始，邻里之间逐步形成了有事情能帮尽帮的好风尚。

有一次，我和老伴儿到郊区的亲戚家吃喜酒。临走时看到天气很晴朗，正是晾晒被褥的好时机，于是没和任何邻里打招呼，就把被褥拿出来晾晒。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没等我们回来，天就下起了雨。那时候全楼没有一家安装电话的，我和老伴儿干着急。等我们回来时，晾晒在外面的被褥不见了，在下雨之前就被一位邻居拿回了家。我们很感动！有这样的好邻居是何等幸运！

正月初一是个热闹的日子，邻居们都会相互登门拜年。楼里有个刚上幼儿园的小姑娘，家长领她到我家拜年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手里拿着一个金灿灿的漂亮的大“福”字，一进门就喊：“爷爷奶奶，我给你们送福来了。”孩子的吉祥话语喜得我和老伴眉开眼笑，合不拢嘴。老伴儿赶紧迎上前去，接过“福”字，一把将她搂在怀里，说：“谢谢你的吉言，我们收下了。”场面很是令人感动。住在二楼的一位最年迈的长者，每年的正月都要约上几位老同志到邻居家走走。他说：“拜年是老祖宗留给我们互相祝福、传递感情的传统，一年就这么一次，我们这些老同志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更不能倚老卖老，专等别人给咱拜年。”老人们每到一家都会受到热情接待，一进门不是被主人迎上前去搀着，就是被人双手扶着。可见老人的行动赢得了尊敬，也为邻居们和睦相处做出了榜样。

端午节有门上插艾蒿的风俗，大家都很重视，可是满山遍野地寻找艾蒿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这时候，知道哪里有艾蒿的人，就会趁晨练的机会，捎回一大包放到楼梯口，谁用谁拿。行动不便的老年住户，晨练的人还会给送到家门口。

楼里有位刚退休的老钳工心灵手巧，什么活都会干。谁家的水管漏水了、电线短路了，只要找到他，他都会热心帮忙。有一次正值午夜，我在睡梦中忽然被一阵自来水声惊醒。起来一看，糟了，洗手间自来水主管接头处的螺丝帽脱落了。夜间水压特别大，喷发出的水柱打到天花板上，发出了巨大的声响，屋子的地面上也积满了水。我慌了手脚，不知所措。老伴儿提醒我赶快去找楼下的钳工师傅。老师傅在熟睡中被我叫醒，拿起工具就跟着我出了门。他先到室外的自来水井关阀门，又回到我家，帮我收拾好屋子里的积水。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带着工具把我家的自来水管修好了。

面粉是当年商家搞促销活动的热门商品。每逢搞这项活动，只要听说有邻居在运输上有需求，老钳工师傅就推着自己的自行车，帮着邻居把买的面粉送到家。他做的这些事看起来平平淡淡，却表现出了他的高尚品质。他家还有个被大家公认的百宝箱，里面盛着各种家用器具的旧零件。这些旧零件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为邻居们帮上大忙。我家有个马扎，插在中间的铁棍两端的螺丝帽掉了一个，一时配不上。老钳工师傅知道后，在他百宝箱里找到了一个送给我，马扎又开始为我服务了。

现在我搬家了，离开这些老邻居已经多年了，每当我想起他们时，心里就甜甜的。

秋去冬来

□姜鸿

吹过了春日的大风，熬过了夏天的酷热，经受了秋天的霖淫，终于走到了这乙巳年的冬天。

这个秋天是我的生命里最美丽的秋天。树叶经过充沛的雨水的滋润，不曾有往年的干枯和衰败。它们先是水灵灵的绿，又在一场又一场的秋霜中变得斑斓起来。黄绿、深褐、金黄、火红……大自然的调色盘是多彩而生动的，自然的画笔把这个秋天描画得锦绣灿烂。走到这个秋天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无论沿途经历了什么，走进这个秋天也就走进了人生的童话中。这个童话是用生命的纯净与虔诚祈祷而来，是用心灵的善意与眼睛的纯洁编织而来。

树木参差不齐地落着叶子，陆陆续续地卸去它们秋天的盛妆。或前或后的步调，拉长了晚秋的韵律，有一种依依不舍的道别在自然无声的语言里低回。有的树木已经光裸了，有的树木还在招摇着它们的彩色，冬的意蕴越来越清晰起来。我不是迁徙的候鸟，我在这片土地上坚守，年年眼眸中的四季相似却不相同。

当乙巳年的四季又轮换至冬天，我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季节向我的前路遥遥告别，并殷切地期待新的日月，新的征程。我和岁岁年年的每一个初冬一样，期待第一场雪落，期待在风吹雪飘中遇见我生命里的又一个冬天和冬天里的风景。

明亮的阳光温暖地洒在广场干净的地砖上，均匀地闪烁着。周围无声无息，我的心在刹那间变得柔软而坦荡。我想起了南朝文学家、史学家吴均《与朱元思书》里的几句：“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我是一个在无垠的光阴里信步的赤子，在属于我的这段时光里看尽了四季循环，冷暖嬗递。一岁有一岁的欢愉，一岁有一岁的跌宕。所遇皆是风景，胸中丘壑皆成画卷。一种自由的感觉在胸中升腾。身上的枷锁、尘世中的藩篱纷纷脱落。抬起头，金黄火红的叶子与澄澈的蓝天互相映衬，在滔滔的时光大流里，这是美丽的瞬间，刹那而永恒。

微微风起，彩色的叶子静静飘落，那是光阴的舞蹈，是风中的诗。落叶覆盖落叶，落叶簇拥着树干，树与树相望，秋末冬初的树，每一棵都很动人。

操场边的两棵木瓜树，把它们金色的果实擎向蓝天，那是光阴的瑰宝。和它们一同耀眼的，还有红艳艳的柿子和海棠果。

打破这秋冬之交的静寂的，是成群的麻雀。它们忽地从草地上起飞，飞到结着红红籽实的广玉兰树上，又从广玉兰树上飞到草地上。它们乐此不疲地玩着，酝酿着一种祥和活泼的氛围。

爬山虎红红黄黄的藤与叶，在秋霜的一日日催逼中，日益瘦弱。她们憔悴地挂在墙壁上，像一行行单薄的诗行。

在纷纷的凋落中，光阴渐渐褪去了她的繁华，露出了干净寥落的底色。我与草木为伴，与文字为侣，且行且看，且行且吟。草木与文字都释放出无尽的能量，填充着我的精神；草木与文字又都释放出浓郁的芬芳，浸染着我的灵魂。

站在乙巳年的岁晚之时，我左手挽着秋，右手牵着冬，心中驻守着春和夏。我用真情浸润着我的华章，在文字的世界里我未敢有丝毫辜负。

文字留痕，在天地之间欢喜着，这是我生存的状态，也是我生命的幸福。这是一种富有的欢喜，是一种辽阔的幸福。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红灯笼

□丁彩霞

在南方见到一直开花的树木，不足为奇。就比如，羊蹄甲树上那些粉白、玫红的花儿，形如蹁跹的蝴蝶，会从夏天一直待到冬天。而北方，什么树会在秋天开花呢？在此之前，我还真是没有答案。

夏末的一日雨后，我出门独行。这时，脚下的一地落黄吸引了我，于是，我看到了那开花的树——密密匝匝的金黄小花覆盖了整株树冠。我捡拾起几朵小花端详，只见四片花瓣包裹起长长的蕊，其中三片花瓣排成大半个圆弧，最后一片花瓣却独独翘着。我暗自发笑，这古灵精怪的小东西！

接下来，我每每出行，偶尔抬头，看到这一树的金黄，心中便有一个念头闪过：呀，这花还没落呢！

那是初秋的某天，我又仰头看这树，眼前惊现一片奇异的景象。一棵树的树枝末端，同时开着完全不同的两种花。除了小黄花，还有一串花，像三角梅，却不是。哇，难道是嫁接的？我上前仔细查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树上的叶子，单从长相看，和香椿树叶很像。凑到鼻子上闻一闻，没有香椿叶子的香气。再看，我惊奇地发现，原来这串像三角梅的花，似花非花，是那小黄花蜕变出来的果儿。这刚变出来的小果儿，灯笼状，宛如小小的豆荚，红红的、嫩嫩的、油亮亮的。渐渐地，满树黄花都像被施了魔法一般，蜕变成了小灯笼果儿。小灯笼果儿像小娃娃，一天一个样，长得飞快。先是红装褪去，穿上绿裙，然后又一袭粉白，接着就发育得鼓鼓囊囊、胖胖的，一身秋膘。随着秋去冬来，它又换上了赭红色的大棉袄。嘻嘻，是要出嫁吗，这么喜庆！这时候，你就看吧，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越看越爱看，怎么看都看不够。那一截树干粗且直，没有分支，然后在几米高处散开许多小枝，如一束庞大的花束。那些数不清的红灯笼，高高地挂在枝杈上，闪烁着，摇曳着，令人迷醉！

我恋着这树，不肯离去。

恍惚间，是君闪现，我揉揉眼睛，真的是君。君揽我入怀，我喜极而泣。我说：“我找得你好苦。你知道吗？少年时，我蹉跎了光阴，如今，岁月流逝，青春不再。回首过往，我心好痛。面对未来，我又百般惆怅和迷茫。”君俯身看我，轻轻拂去我腮边的泪水，笑着说：“我一直在你身旁。你看到这栾树，就如同看到我。你看这栾树，不是到秋天才开花吗？不是在晚秋才结果吗？不也照样绚烂多彩吗？晚点怕什么，只要开始，啥时候都不晚。把希望装进心里，朝着目标迈进，终有一天，你也会如这栾树，活出自己的精彩。来，你张开手。”我张开手，君把几粒黑亮的小圆珠子放到我手心里。君说：“你拿好了，这是栾树的种子。来年春天，记得把种子种下去。在未来的风雨里，有栾树陪着你。”

一阵风吹来，栾树哗哗作响，把我惊醒。树上的红灯笼在风中飘舞着，慢慢落下来。我捡拾起这些红灯笼，心里说：“对，来年一定种！”

遇见烟台蓝

□康勤修

烟台山的蓝，
是海浪打磨的玉石，
温润地贴着海面，
青苔爬上了石阶。

老槐花的雪，
落在旧领事馆的红墙边，
绿藤间雏菊在微笑，
门环铜锈藏着海风的私言。

我站在灯塔上俯瞰，
货轮如积木般浮在海平面，
白云悠悠，岛屿淡青，
依依不舍这无垠的蓝。
它如少女的唇一般，
最是治愈的柔暖。

养马岛的晨，
前海浅蓝如牛奶，
后海浪花飞溅成雪沫，
赶海老阿姨的胶鞋，
在海滩上留下一串串脚印，
瞬间又被漫过的海水抹平。

蓬莱阁的仙，
在晨雾中的红墙灰瓦中若隐若现，
参天古柏投影于青石上，
檐铃叮铛如风中的银珠落玉盘。
古炮台上尽管锈迹斑斑，
百年前抗倭的那一簇烽火，
仿佛就燃烧在眼前。
蓬莱阁俯瞰着海与风的辽阔——
昔日八仙过海处，
历史的云烟在此处交汇，
浩荡如春潮。

八角港的鲜，
黎明属于渔民和渔船，
当满篓虾爬子开始蹦跶，
螃蟹举起钳吓退孩童时，
老渔民的笑声如海风般嘹亮。
时光塔高高矗立在金沙滩，
与蓝天碧海遥相辉映，
三角梅爬满欧式窗棂，
红蓝白交织如电影画面般魔幻。

哦，原来烟台的美啊，
不在喧嚣的网红打卡点，
不在人头攒动的里巷间，
她在槐香、浪声、檐铃
和语笑喧阗处，
她在鸥鸟翔集的码头边，
她在海风吹拂过的心田。
迷人的烟台蓝啊，
始终是这片海的底色，
更是跨越千年的约定，
金山银山，都不如烟台蓝。

本报地址：烟台市北大街54号 邮政编码：264001 集团办公室 6631198 印刷：报捷新闻印刷有限公司 烟台市福山区聚福路620号 自办发行：小报童发行有限公司 邮发代号:23-4020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08-002 ■报价全年540元